



陡街新貌。莫娟摄

昭通古城有条街叫陡街。一个“陡”字,道出了这条街的气势。除了昭通,全国有没有其他城市的街道起名为陡街,我没有考证过。

对昭通古城来说,陡街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深深地刻在每一个昭通人的记忆里。

云南是云贵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四川盆地往南,地形不断爬升,从海拔2000多米,一直抬升到4000多米,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道出了云贵高原变化万千的气候。昭通市位于云南省的东北部,昭通市政府所在地昭阳区,位于昭通市的南部,海拔约2000米。从海拔的层面看,昭通城是一个高海拔城市,与陡峭一类的字眼联系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

昭通市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95%是山区。但在昭通市南部,有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昭鲁坝子,地势平坦,气候宜人,堪比“春城”,是一个建设城市的理想之地。从汉朝以来,无论是朱提故城、天梯土城,还是从清代至今的昭通城,都选址在这个坝子的东北部。

既然是坝子,为什么还会有一条陡街?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与以往的城市建设规划不同,或许是为了巩固政权,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云贵总督鄂尔泰认真考察,最后把坝址选在二木那。二木那是一个小山包,中间高、四周低,相对高差二三十米。镇署建在二木那的最高处,主要街道以镇署为中心,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去,有东正街、南正街、西正街、北正街,还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顺城街及中街,构成整个古城的骨架。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实际上是从镇署门前开始,向西延伸向济川门的西正街。

因地形的缘故,除北正街外,其他几条正街都不平坦,均有一定坡度。以西正街最为典型,坡度大概30度,这或许是西正街最终被命名为陡街的原因。在昭通人的字典里,陡峭通常是形容那些超过四五十度的山坡或悬崖。这里的陡街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陡”,甚至不能与“山城”重庆的一些坡度很大的街巷相比。但这条街确实被命名为陡街,而且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

陡街就是西正街,宽丈余,原名乐丰街,东高西低,是出入古城的一条大道。西正街后来又更名为崇安街,亦名陡街。约1930年,为整顿交通,安恩溥对陡街进行了大修,拓宽了街道,一色的青石铺就,街两边的铺面改成西式风格,中西结合,更有特色。

陡街长约200米,宽约10米。往事已矣,杨柳依依,200多年过去了,陡街上发生过很多故事。清朝的士兵会从镇署衙门出发,经过陡街,到济川门的城楼巡逻,行使他们守卫的职责;南来北往的客商,会挑着他们在朱提山炼来的银铜从这里走向中原;古城居民每天吃的蔬菜会从济川门外的菜园里挑进来,到城里交易。或许,1920年,谢汝翼、朱德带领的护国军也从这里走过。最为轰动的是1937年秋,安恩溥的182师响应龙云的号召,全师清一色的法式装备,在陡街接受群众的检阅与欢送,从昭通走向昆明,走向抗日战场。1943年清明节,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回到家乡,陡街上松枝为毯,人群夹道,见证了龙云回家祭祖的盛大场面。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3师从城外整装进城,接管昭通城,举城同庆,陡街见证了昭通的解放。

或许,作为普通的市民,对陡街会有着简单而又不一样的感情。曾经在昭通电视台主持过“壳子”栏目、现已退休赋闲的陈思文于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陡街旧事》,写出了他对陡街的记忆。陈思文于1950年3月出生在这条街的一间商铺里。据陈思文回忆,

昔日陡街繁华无比,商家云集,各种商号鳞次栉比,“清华”经营餐饮,刘家经营布帛,聊家开了相馆,徐家设了酒肆。陈思文家的商铺则叫“顺通和”,销售卷烟兼营土杂副食。那时的陡街,街面以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的青石铺就,两边还有2米宽的人行道,人行道上每隔四五米还种有刺槐树。五月槐花飘香,人们在街上走过,不疾不徐,时间于不知不觉中溜走。

我对陡街的印象可能与众不同。工作以后,每次进城都要到陡街走一走,踩一下街面的青石板,穿过陡街看看镇署衙门的广播电视塔和北正街青瓦屋面上南来北往的人群。陡街的左下端,是老济川门左面,以前是人民电影院;陡街的右下端,则是有名的馋嘴街(崇义街),街口有卖烧洋芋、凉粉的,还有烤羊肉串的,晚上的夜市,人声鼎沸,炊烟袅袅。特别是烧洋芋的味道,挥之不去,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我会骑着凤凰牌自行车,从城外进来,或到人民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或到馋嘴街口吃一个烧洋芋,偶尔也会因朋友之约到清华饭店吃饭。清华饭店面积不小,厨手手艺很棒,味道不错。陡街的左下排,有皮鞋大世界,很多人都喜欢在那里买鞋。陡街的右下排,还有配眼镜、修手表的铺子。当然,街上还有服装店、化妆品店,有卖万和酱油的,有卖月中桂绿豆糕的,但传说中的聊家相馆、永安药铺已经见不到了。

我在文化部门工作过,自2009年开始,有幸参与昭通市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当时是邹长铭带着我负责民国展的收集和整理。什么最能反映昭通民国期间的社会风貌呢?我从征集老照片入手。其中,陡街的老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昭通市博物馆二楼民国展厅的醒目位置,是一幅20世纪30年代初陡街的图片。街面上,人群密集,身着当时日式服装的各类人群把陡街铺满,上上下下,来来去去,神态自若,把昭通民国时期的景象全面展现出来,是昭通的“清明上河图”。当然,这张照片上没有出现济川门,或许,摄影师就是站在济川门门楼上的某一处拍摄的。摄影师不是当时聊家相馆的店主聊家愚,我没有去考证,同时也没有聊家后人来印证。但正是陡街这张照片,引领着参观的人群走进民国昭通展厅,走进昭通的记忆。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每隔一段时间,对城市的提质升级也在进行中。迈入21世纪,古城的改造进行过两次。在承接中西结合风格的基础上,2008年,陡街铺面的样式进行过统一;2024年夏天,陡街外立面进行了提升,使之与古城风格相协调。

陡街上,最持久不变的还是那些错落有致的青石。经过200多年的风吹日晒,以及被无数人甚至马帮所踩踏过后,青石表面变得非常光滑。这些青石,见证了昭通古城的变迁。

陡街其实不陡,那只是人们对它的一个称谓。有时,有的人还称之为西陡街。只要有时间,你可以到陡街走一走,感受一下古城的慢时光。当然,现在的陡街,商铺经营的项目更加多样化,每天人流如织,哪怕在华灯绽放的夜晚,陡街上也从不会缺少人群。很怕在华灯绽放的夜晚,陡街上也从不会缺少人群,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陡街漫游,只为让陡街被更多人看到。

每一个走过陡街的人,都有自己与陡街的故事。期待各位一起来讲讲陡街的故事,因为你讲述的陡街故事,可能比我讲得更精彩。

朋友,如果你还没来过昭通,或者准备来昭通,我建议你把陡街作为必须造访的一条街。从这里,你可以真正走进昭通古城,走进昭通那些尘封的记忆。

由辕门口想到的

曹卓全

从济川门入城,沿陡街前行约200米,就是辕门口。辕门口是昭通古城的坐标。这里最醒目的标志是昭通镇署衙门,悬山顶,木结构,一楼一底。衙门坐东向西,门口有一对石狮子,一左一右,沿三级石阶而上,便可以走入衙门。

镇署前面,塑有“历史的记忆”群雕,为滇军60军“共赴国难”纪念碑,碑座上刻有在台儿庄战役中阵亡的3453名昭通籍将士的名字。在抗日战争中,有3万多昭通儿女浴血奋战,有近万名战士为国捐躯。在民族大义面前,昭通人选择冲锋在前,从未退缩过,“共赴国难”是他们的真实写照。1937年,昭通182师的将士们从辕门口经陡街率先出发,开赴抗日的主战场。现在,他们魂兮归来,身着戎装,英姿飒爽,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姿态,视死如归,讲述着英雄与大义的故事。

镇署右侧,是钟楼。既展示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又让后来者警钟长鸣。

镇署正前方与陡街交会处,是于2008年修建的一座石牌坊。前书“人杰地灵”;主联:人文荟萃水木清华启神韵,群星璀璨灵毓秀耀昭阳;副联:文渊集贤承先启后,怀远崇义源远流长。后书“得天独厚”;主联:山环水绕紫气东蕴莽莽天,龙翔凤舞金钟西吃涵元地;副联:平畴膏腴堆金积玉,人寿物丰琴瑟升平。

镇署左侧,云兴街、怀远街从这里辐射出去。从街道的布局看,这里是古城的中心。因为,西面是陡街,北面是北正街、建国街、文昌街。

辕门,就是古时军营的门或官署的外门。这里处于昭通城正中,面积不小。为什么被确定为昭通镇署衙门,这得从中国的官府设置讲起。

国家设官,分职文武,各有专责。文以安民,武以戡乱。“但有一官,必有一官之署。”昭之为地,文则有府,统乎五属;武则有镇,辖乎六营。溯当改土之初,创建城池,即将各衙署首先划出。故府、镇、县、游四署,地势极其宏敞,堂构亦甚巍峨。

城市的建设,须从实际出发,或是由经济实力说话。枪杆子里出政权,动乱之秋,有武治方才有文治。因此,昭通天梯土城被废后,新筑城池于二木那,首先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以防御为主,借鉴天梯土城的教训,当初的城市规划把城池筑在了山上,且把最好的位置划给了镇署,然后才是游署、府署、县署。这与志书上记载的府、镇、县、游四署的顺序不对应。

从昭通府地图上,看,镇署呈东西向,前抵北正街,后抵东正街,北有北辕,南有南辕。从正门进去,有头门、仪门、大堂、二堂、后堂。大堂两侧,吏户礼兵刑工分设两侧,并设书房、花厅、箭道、土地祠、鱼池等,面积很大。

镇署北面,用与镇署差不多大的面积修建了中营游府署,设有箭道。营游府署就是现在所说的军营或卫营。后来,由于治安有所好转,营游府署逐渐移到城外,如现在的北兵营,原来的游署则改作他用。其中,中营游府署于1915年被改建成昭通女子中学,后来改为昭通地区师范学校,昭通地区行署教育局也曾在这里办过公,昭通地区师范学校与昭通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升格为昭通学院后迁出,自此这里闲置至今。府署前的箭道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改建为东方红电影院。2008年,恢复为箭道广场。

作为一个地方重要政权标志的府署和县署,命运各有不同。

昭通府成立之时,除附廓恩安知县外,还设大关同知、鲁甸通判、镇雄知州、永善知县,五属均由昭通府署统管。据《恩安县志》载,昭通府署一所,在济川门内,坐东向西,有照壁、头门、仪门、大堂、二堂、后堂、吏户礼兵刑工、书房、铜房、花厅、廊房、鼓房、土地祠等。《昭通志稿》的记载略有不同,“昭通府署一所,在济川门内宁尔街,头门、仪门坐东向西,以内各处均坐北向南。”查阅两部旧志以及后来的《民国昭通县志稿》,对府署的具体位置标示得不清楚。宁尔街在哪里呢?应该是现在的毛货街。但以前存在一个老毛货街,又叫文明街,由于志书前后记载不详,有的学者一度认为府署建在现在的崇义街。经笔者反复比对,总算找到了府署的具体位置,它应该是建在宁尔街南段,也就是毛货街靠文渊街的南部,因为那里地势呈斜坡状,东高西低,头门、仪门为东西向,而大堂等其他为南北向。府署东面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怀远街一侧,则设了厘局、银行、邮局以及文庙、会馆、牌坊等。民国年间,府署消亡,被人民法院和教育局使用。这也是后来的人们对府署知之不多,易把府署与镇署混为一谈的原因。

恩安署则建在了北面,紧靠崇义街,设在原来的昭通地委招待所(后更名为昭通宾馆,现已拆除重建),其建构上同样有照壁、头门、仪门、大堂、二堂、后堂。此外,还建有书房、厨房、吏户礼兵刑工以及监狱、箭道、便房等辅助设施。照壁两侧,同样设有辕门,坐向为东西向。

花了这么多笔描写镇署、府、游、县四署的具体位置和基本情况,旨在让读者对昭通古城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有个大概的了解,也是对后面要介绍的商业中心、文化中心作个铺垫。

从某种程度上看,由于清朝的改土归流,让战争成为那个时期的显著特征。特别是雍正年间发生的禄万福叛乱,以及对米贴禄氏的镇压,清朝与地方土司的博弈一直在进行中。因此,昭通成为一个“马背上驮来”的城市,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也由此展开。

至于发生在镇、府、游、县署里的人和事,纷繁复杂,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若干历史时期,说来话长,就不在此赘述。



之二